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七十三回 看圍棋姚姝談弈譜 觀馬弔孟女講牌經

話說易紫菱笑道：「這紫芝妹妹真會取笑，怪不得公主說你淘氣。」紫芝道：「芷馨姊姊既喜觀陣，自然也是高棋了？」姚芷馨道：「不瞞姊姊說，妹子向在外洋，除養蠶紡機之外，惟有打譜，或同蘅香姊姊下下棋。雖說會下，就只駛些，每日至少也下百□盤。」香雲道：「就是隨手亂丟，一日也不能這些盤。」芷馨道：「我們這棋叫做『跑棋』。彼此飛忙亂趕，所以最快。」香雲道：「依我說：姊姊既要下棋，到底還要慢些。譜上說的：『多算勝，少算不勝。』如果細細下去，自然有個好著兒；若一味圖快，不但不能高，只怕越下越低。俗語說的好：『快棋慢馬弔，縱高也不妙。』圍棋犯了這個『快』字，最是大毛病。」紫菱道：「時常打打譜，再講究講究，略得幾分意思，你教他快，他也不能。所以這譜是不可少的。」芷馨道：「妹子打的譜都是『雙飛燕』、『倒垂蓮』、『鎮神頭』、『大壓梁』之類，再找不著『小鐵網』在那譜上。」香雲道：「倒像甚的『武庫』有這式子，你問他怎麼？」芷馨道：「妹子下棋有個毛病，最喜投個『小鐵網』。誰知投進去，再也出不來；及至巴巴結結活一小塊，那外勢全都失了。去年回到家鄉，時常下棋解悶，那些親戚姊妹都知妹子這個脾氣，每逢下棋，他們就大起『小鐵網』。妹子原知投不得，無如到了那時，不因不由就投進去。因此他們替妹子取個外號，叫作『小鐵網』。姊姊如有此譜，給妹子看看，將來回去，好去破他，」紫菱道：「妹子當日也時常打譜，後來因吃個大虧，如今也不打了。」紫芝道：「怎麼打譜倒會吃虧呢？」紫菱道：「說起來倒也好笑：我在家鄉，一日也是同親戚姊妹下棋，下未數著，竟碰到譜上一個套子，那時妹子因這式子變著兒全都已得，不覺暗暗歡喜，以為必能取勝。下來下去，不意到了要緊關頭，他卻沉思半晌，忽然把譜變了，所下的著兒，都是譜上未有的；我甚覺茫然，不知怎樣應法才好。一時發了慌，隨便應了幾著，轉眼間，連前帶後共總半盤，被他吃的乾乾淨淨。」紫芝道：「姊姊那時心裡發慌，所下之棋，自然是個亂的。那幾個臭著兒被他吃去，倒也無關緊要；我不可惜別的，只可惜起初幾個好譜著兒也被他吃去，真真委屈。所以妹子常說，為人在世，總是本來面目最好。即如姊姊這盤棋，起初下時，若不弄巧鬧甚麼套子，就照自己平素著兒下去，想來也不致吃個罄淨。就如人家做文，往往竊取陳編，攘為己有，惟恐別人看出，不免又添些自己意思，雜七雜八，強為貫串，以為掩人耳目；那知他這文就如好好一人，渾身錦繡綾羅，頭上卻戴的是草帽，腳上卻穿的是草鞋，所以反覺其醜。如把草帽草鞋放在粗衣淡服之人身上，又何嘗有甚麼醜處！可見裝點造作總難遮人耳目。」只見素雲同井堯春走來一望道：「我這紫芝妹妹話匣子要開了，有半天說哩，我們還是彈琴去罷。」堯春道：「如此甚好。但此地過於熱鬧，我們須找靜些地方才好。」於是約了呂堯莫、田舜英、孟瑤芝仍到古桐台去。適值陰若花、田秀英從海棠社走來，堯春素聞二人彈得一手好琴，攜了二人一同來到古桐台。七個人，彈琴的彈琴，講究指法的講究指法，正在說笑，只見紫芝也走來。井堯春道：「妹妹那段草帽講完麼？」紫芝道：「話不過隨嘴亂說，長也由得我，短也由得我；比不得諸位姊姊撫琴，定要整套彈完才歇哩。」呂堯莫道：「妹妹將來何不學學？如學會了，到那風清月朗時候，遇見知音，大家彈彈，倒是最能養心、最可解悶的，在我們閨中，真可算得良朋益友；就是獨自一人，只要有了他，也可消遣的。」紫芝道：「正是。剛才妹子聽你們五琴合彈，到得末後正在熱鬧之際，猛然鴉雀無聲，恰恰一齊住了，實在難得！我至今還是佩服。」瑤芝笑道：「諸位姊姊：你說紫芝妹妹這話可是外行不是外行？他且不講人家撫的好，只說五個人難得一齊住，也不想想人家既會彈，難道連個彈完還不知道麼？」

紫芝道：「妹子也曾學過。無奈學了兩天，泛音總是啞的，因此不甚高興。往常瑤芝姊姊同素雲姊姊彈時，我去問問，他們總不肯細心教我，說我性子過急，難以學會；我實不服。請教這個泛音究竟怎樣才響？」秀英道：「苦論泛音，也無甚難處，妹妹如要學時，記定左手按弦，不可過重，亦不可太輕，要如蜻蜓點水一般，再無不妙。其所以聲啞者，皆因按時過重；若失之過輕，又不成為泛音。『蜻蜓點水』四字，卻是泛音要訣。」紫芝道：「泛音既有如此妙論，為何譜上都無此說？他卻秘而不宣，是個甚麼意思？」瑤芝道：「他那譜上單論八法，盡夠一講，那還說到這個，況且他又怎能曉得有人把個泛音算做難事哩。」田舜英道：「妹妹要學泛音，也不用別法，每日調了弦，你且莫彈整套，只將蜻蜓點水四字記定，輕輕按弦，彈那『仙翁』兩字；彈過來也是『仙翁仙翁』；彈過去也是『仙翁仙翁』，如此彈去，不過一兩日，再無不會的。」若花道：「阿妹把泛音會了，其餘八法，如：『擘』、『托』、『勾』、『踢』、『抹』、『挑』、『摘』、『打』之類，初學時倒像頭緒紛紜，及至略略習學，就可領略，更是不足道的。」紫芝道：「還有幾句歌訣，這兩年沒去弄他，我倒忘了，不知共有幾句？」

秀英道：「歌訣雖有八句，第一卻是『彈欲斷弦方入妙，按令人木始為奇』這兩句是要緊的。此訣凡譜皆有，你細細揣摩，自能得其大意。」紫芝道：「姊姊：你說泛音要如蜻蜓點水一般，我要請姊姊彈個樣兒，我也好彈。」秀英隨即按著弦，「仙翁仙翁」彈了一陣。紫芝也按著弦彈了幾聲，誰知按不得法，仍是啞音，不覺著急道：「秀英姊姊！莫是這弦也有嘴眼罷？你們按的得法，按了他的眼，所以有聲；我按的不得法，按了他的嘴，所以啞了。只好懇那位姊姊，要象先生教學生寫字樣子，用個『把筆』法兒把把我才好。」瑤芝道：「不知六位姊姊當日學時可有這個把法？真是學個琴兒也是古怪的！」若花笑道：「阿妹過來，我來把你。」於是把著紫芝兩手又彈一陣「仙翁」。把了多時，紫芝道：「我會了。」若花把手放開，隨他自彈，果然彈的竟成泛音。紫芝道：「你們且彈，我去去就來。」

說罷，來到白菴亭，向紫雲道：「他們寫字的寫字，畫畫的畫畫，下棋的下棋，彈琴的彈琴，我們也想甚麼頑的才好，不然，這許多姊姊不要悶氣麼？」紫雲道：「今日人多，據我主意：須分幾樣頑法。莫若我們挨著問問，先派幾桌雙陸、馬弔；再派幾桌花湖、象棋，餘者或投壺、鞦韆、拋毬；甚至鬥草、垂釣，無所不可，如不喜頑的，或做詩聯句，悉聽其便。你道如何？」綠雲在旁點頭道：「姊姊所論極是。不如此，也分派不開，也不足盡興。」隨命丫鬟預備調擺。

紫雲向蔣春輝、董青鈿道：「這件事必須二位姊姊同我們挨著問問，分派分派；不然，再也分派不開。」蔣春輝道：「如今弄的滿眼都是人，也不知除了他們琴棋書畫，還剩幾位姊姊？」紫芝道：「這個妹子都記得，等我數給你聽：那彈琴的是堯春、堯莫、舜英、若花、秀英、瑤芝、素雲七位姊姊；那下圍棋的是紫瓊、紫菱、芷馨、香雲四位姊姊；那寫扇子的書香、文錦、巧文、月芳、繡田、紫綃、紅紅、亭亭八位姊姊；那畫扇子的墨香、題花、麗娟、銀蟾、鳳雛、蕙芳六位姊姊。共計二□五位。下存七□五位；再除大解、小解二□五位，實存五□位。」說的眾人都不覺好笑。寶雲道：「紫芝妹妹真好記性！至於那處那幾位，我原都曉得，你要教我一位一位念他名姓，這個實實不能。今日全仗妹妹替我各處照應照應；此時也不知都在此處，也不知有到別處去的，弄的糊裡糊塗，這才叫做慢客哩。」

當時蔣春輝同眾人分了馬弔一桌、雙陸一桌、象棋一桌、花湖一桌、□湖一桌。餘者或投壺、鬥草、拋毬、鞦韆之類，也分了幾處。還有不喜頑的，或吟詩、猜謎、垂釣、清談，各聽其便。登時都在文杏閣、凝翠館、芍藥軒、海棠社、桂花廳、百藥園，分在幾處坐了。寶雲道：「紫芝妹妹記性又好，走路又靈便。今日眾姊妹或在這裡，或在那裡，惟恐照應不周，未免慢客，務必拜托妹妹替我挨著時常看看。若丫鬟老嫗躲懶，缺了茶水，千萬告訴我。」因把腳揚一揚道：「一連跑了五天，偏偏今日他又疼了。」紫芝道：「我勸姊姊：就是四寸也將就看得過了；何必定要三寸，以致纏的走不動，這才罷了？」

董青鈿道：「他是我們老姊姊，你也要刻薄他？剛才寶雲姊姊說你記性好，我今日同你賭個東道：少時你到各處挨著看看眾姊妹共分幾處，某處幾人，共若干人，除了琴棋書畫，其餘如說的絲毫不錯，那才算得好記性，我情願將手上這副翡翠鐲送你；你若說錯，就把翡翠壺兒送我。不知你可敢賭？」紫芝道：「原來你倒看上我的鼻煙壺兒！既如此，寶雲姊姊做個中人，我就賭這東道。」寶雲道：「罷！罷！罷！我不做中人。省得臨期反悔，同你們淘氣。」題花笑道：「妹子最喜做中人，希圖落點中資，為甚麼不來托我？」二人道：「如此甚好，就托姊姊做中人。」題花道：「你們二位把賭的東西放在我處，我才放心哩。」青鈿隨即把

鐺子交代了。紫芝也把煙壺遞給題花道：「姊姊切莫把煙偷吃完了，近來象這酸味的少的很哩。」題花笑道：「不妨。如吃完了，我有『昔西兒』。」紫芝道：「怎麼姊姊還未出閣，預先倒喜吃『昔西兒』了？」題花聽了，把筆放下，舉著扇子趕來要打。

紫芝飛忙跑開，來到文杏閣。只見師蘭言、章蘭英、蔡蘭芳、枝蘭音四人在那裡要打馬弔，旁邊是宰玉蟾、錢玉英、孟玉芝觀局。大家搬了坐。蔡蘭芳道：「紫芝姊姊何不兩打兩弔？」紫芝道：「妹子今日受了主人之托，要替他照應客，所以不能奉陪。我看你們鬥兩牌，還要到別處去哩。」章蘭英道：「請教蘭言姊姊：我們還是打古譜、打時譜呢？還是三花落盡，□字變為熟門；還是百子上桌，□子就算熟門呢？」師蘭言道：「要打，自然時譜簡便。至於百子上桌，□子就算熟門，未免過野，這是譜上未有的。若照這樣打法，那『鯽魚背』色樣也可廢了。」宰玉蟾道：「正是，妹子聞得『鯽魚背』有個譜兒，不知各家是怎樣幾張？」紫芝道：「我記得椿家是紅萬、九□、三萬、六索，餘皆□子、餅子；四八之家，百子、九餅、一萬、一索、三萬、三索、七萬、七索；么五九家，九萬、九索、五萬、五索，餘皆□字；二六之家，一張空堂、四張餅子、三張□字、二索當面、四肩在底。二六之家，關賞門□，椿家立紅，九□加捉；四八之家，以百子打椿，或發三萬，或發三索；大家照常鬥去，那就上了。」宰玉蟾道：「怪不得人說紫芝姊姊嘴頭利害，你只聽他講這牌經，就如燕子一般，滿口唧唧咋咋，叫個不住。看這光景，將來紫芝姊姊夫如不懼內，我再不信。」眾人聽了，都道：「玉蟾姊姊這句道得好。」錢玉英道：「妹子向來只知打著頑，不知此中還有古譜、今譜之分。倒要請教是何分別？」章蘭英道：「古譜哩，不過小色樣多些；今譜小色樣少些。諸如『百後趣』、『趣後百』、『大參禪』、『小參禪』、『捉極獻極』、『捉百獻極』之類，今譜盡都刪了。」玉芝道：「色樣多些，豈不有趣，為何倒要刪去？難道嫌他過於熱鬧麼？」師蘭言道：「他刪去不為別的，因此等小色樣，每牌皆有，如果鬥上，其中恐有犯賠之家，必須檢查減張；若牌牌如此。未免過煩，因此刪去，以歸簡便。況此中四門色樣不一而足，其餘如『雙豐』、『倒捲』、『香爐』、『桌弔』之類，何嘗不妙。只要會打，千變萬化之處甚多，又何必在幾個小色樣時刻較量哩。」蔡蘭芳道：「不消再議，我們打時譜罷。」枝蘭音道：「妹子才初學，色樣越少越好，省得照應不來。」大家翻了百子，都打起來。

宰玉蟾道：「請教諸位姊姊：如今還有把馬弔抽去八張，三個人打著頑，叫作『蟾弔』，那是甚麼意思？」蔡蘭芳道：「他因向來四人打馬弔，馬是四條腿；所以三人打就叫蟾弔，蟾是三條腿；還有兩人頑的叫作『梯子弔』，蓋因梯子只得兩條腿。」玉蟾道：「若是這樣，將來一人頑，勢必叫作『商羊弔』了。」師蘭言道：「姊姊你道那打蟾弔的是個甚麼主見？皆因粗明打弔，尚未得那馬弔趣味；或者當日學時本由蟾弔學成，一時令其驟改馬弔，就如鄉里人進城，滿眼都是巷子，不知走那一路才好；只好打個蟾弔，倒底頭緒少些。」玉芝道：「我聽人說：『蟾弔熱鬧，馬弔悶氣，因此都愛蟾弔。』」蘭言道：「這話更錯了。馬弔本好好四□張，今抽去八張，改為蟾弔，以圖熱鬧；試問若圖熱鬧，如打天九，把三長四短全都去了，滿手天九、地八，亦有何味？即如當日養由基百步穿楊，至今名傳不朽者，因其能穿楊葉，並非說他射中楊樹，就算善射，若射中楊樹就算善射，縱箭箭皆中，亦有何趣？即如蟾弔抽去清張，縱牌牌成色樣，亦不過味同嚼蠟。」宰玉蟾道：「我還聽見人說：『馬弔費心，蟾弔不費心，所以人喜蟾弔。』請教姊姊此話可是？」蘭言道：「這做馬弔的，當日做時，原不許粗心浮氣人看的。若謂馬弔費心，何不竟將蟾弔不打，豈不更省許多心血？」蘭芳道：「蘭言姊姊把這蟾弔真駁的有趣；不然，久而久之，被這粗心浮氣的把馬弔好處都埋沒了。」

紫芝道：「諸位姊姊且慢打弔，我說個笑話：一人好打蟾弔。死後，冥官道：『好好馬弔不打，你卻矯揉造做去打蟾弔。也罷，如今就罰你變個蟾去！』此人轉世雖變了蟾，那打弔心腸，仍是念念不忘。一日，同了素常相好的許多小蟾出去遊玩；他前走，小蟾隨後，他道：『我們這個走法，好象馬弔一副色樣。』眾蟾道：『叫做甚麼？』他道：『叫做「公領孫」。』眾蟾鼓噪道：『把我們做他孫子，這還了得！』不由分說，一齊動手，把他按住，也有打的，也有罵的。有一小蟾，取了一個石子，狠狠朝他頭上一丟道：『你說！這是甚麼色樣？說不出，再打！』他道：『求諸位莫打，容我說！這叫「佛頂珠」。』又一小蟾把他足上皮鞋撕下一片道：『你說！這是甚麼？』他道：『這是「佛赤腳」。』又一小蟾拿著竹片，把他打的渾身是血道：『這是甚麼？』他道：『這是「硃砂鼎」。』又一小蟾取些黑泥，把他塗的渾身漆黑道：『這是甚麼？』他道：『這是「鐵香爐」。』眾蟾道：『剛才他身上是紅的，所以說是硃砂鼎；此刻身上塗黑了，因而說是鐵香爐，難道把你身上塗綠了，就算「綠毛龜」麼？究竟不像，還要打！』他道：『諸位若說不像，真真委屈，你們暫且鬆手，讓我做個香爐樣兒給你們看。』眾蟾果然一齊閃開。他把三足立在地下，把腰朝上一拱道：『諸位請看，難道香爐不是三隻腳麼？』說罷，他就勢想要逃走，連忙將身一縱，遠遠落在地下；誰知不巧，恰恰將嘴碰在一堆糞上，眾蟾看見一齊齊道：『好了！如今蟾弔新添一副色樣了！』他忍著臭氣問道：『請教諸位：這副色樣叫做甚麼？告訴我，我好添在譜上。』眾蟾道：『叫作「狗吃屎」。』」說的眾人笑個不了。

玉蟾聽了，望著紫芝只管冷笑。紫芝道：「妹子實在一時疏忽，忘你大名；若要記得，怎敢犯諱！我嘗聽得銀蟾姊姊說，小瀛洲四員猛將都敵你不過，妹子還敢放肆麼？」

玉蟾把手伸出道：「姊姊，你拿手來試試，妹子何嘗有甚麼力量。」紫芝嚇的連忙跑開道：「姊姊莫給我苦吃，我還到各處替寶雲姊姊照應客哩。」說著，去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